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一百九十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攻媿集卷九十九

宋 樓鑰 撰

誌銘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泰六世祖曰文友者寶元康定間發粟賑梓劍閬三州饑民所活萬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阜生昪昪生椇是為公祖

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成考安中居縣東郊顧公齒長恐無所見聞悉捐舊産居邑中不治他事篤于教子母鄭氏繩之加嚴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授業公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觧其後學益請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于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學已成非復前日

文叔矣總領趙公公諱閶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東
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而奉太夫人遊青城
無為諸山牽賦詩以寄意其純孝幽尚有古風于世澹
如也後總領李公蘩復招以往時邊民苦和糴實不得
一錢吏且督輸旁午漢中尤以為病公作漢中行以諷
與李公意合力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糴行至今歌
之公將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用舉
主關陞為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死伸撫

告甚衆終不訊一囚用舉主當改秩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為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計曰蜀中民貧兵困極矣臣愚其故有二恨焉關外四州邊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多荒不用屯田積穀之策乃榷民以養兵歲月既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率指沿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計費省令千里漕粟商因為利幾以三石而致一石名為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由此二恨也今屯田積

糓勢已難行分兵就糧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賑濟其畧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今官司豈無樁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之則多水旱之災决不常有不幸而有决不同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無窮以此救荒似為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驍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皷譟先登官軍坐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自作一軍專攻守之謀任成敗之責明日除

國子錄未幾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闕官進擬孝宗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萬甫除喪而趣台既至太上已登極公謂守成之主要在恢張志度為先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大畧以為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道必有能為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

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因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品式以課其功二當計資攷以久其任既建都邑課官吏根本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分大臣以鎮之令吳蜀綿亘萬里雖號為重鎮宿師之地受兵之處率三年一易儐同列郡所謂國之藩籬門户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任其責用之則勿疑疑之則勿用苟輕用

之于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讎大恥大害大憂而為人臣子乃狃于無事忽然忘之此風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篤于躬行以感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變而通之惟當省兵省吏臣以為守備不闕則戰兵可省竊謂沿邊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以民兵責以軍政無事則耕有事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以官軍戰雖

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官之説則當以理論之縱有怨咨寧無曲直夫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事理則可以省吏使即日行之其效猶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以衆吏日以多他時雖欲逃怨于目前嫁禍于後日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陛對其言條達明切太上異之于是始被簡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秘書郎又旬日親擢公為嘉王府翊善曰黄裳善論

事必能開益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為己任前後凡五年規切諷諫之語無虗日前朝號為能直言如姚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賢講貫切劘亦皆自公發之公講春秋初及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為帝今之郡鎮即古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

越二百州兵與民分任任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中興以來三聖相授苟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都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既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汲于學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鄢公曰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大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

舜封之有庳不及以政凡親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與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宮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大驚退以告公公翌日講左氏禮有等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説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學前日臨事胸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大喜曰大王之學正當見之處事今日等衰之説即是意也公大抵即

某事則以某書言舉某書則以某事合雖所汎論亦必曰前日某書云云或上所未喻又曰某日某書云云上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為學之道要當體之于身本之于心大王宜以心為嚴師于王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為也凡上所行有一善必誘掖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無所諱上

謂人曰黄翊善言語亦難堪惟我則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無不為上精言之上必傾聽上甞侍宴宫中從容誦酒誥語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輪對勸太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明曰公曰斷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陛下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言時太上意主安静之説因循寢怠而用度賜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接伴金使因通兩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公

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安可不改乎
令典儀通意使者難之公曰前乎此在二十七朔之内
故未遑及今已即吉當互傳廟諱往返數四來使語塞
然卒以前例不果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
事關國體後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
年二月雷雪交作公具封事其畧曰謹按易帝出乎震
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慾
之象是以聖人于六十四卦之中凡涉震體者取義尤

嚴在復則曰雷在地中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慾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耆酒亂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變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

之詔及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于背告滿百日甫出即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徵一旦至欲殺之凡人主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公而執以己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為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為仇必求有以逐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為之蔽雖以太宗之于徵猶不免況其他乎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得其職而

去者幾七八輩陛下亦知三敝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其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無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為學日益因誕日作渾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為之因為歌詩勉上進學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及念祖宗郡

國大半陷為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覬公之志凡可
以動悟王意者無不為也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制詞坦
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寖削弱
復勸太上以右武為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
拊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言者無不感激恨
天下無事不得效死以報君父願陛下勿替此意又謂
權擲鄂渚兵一二萬人分屯襄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
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方恬于宴安公策無所施用都

人比歲日夜望車駕之出譁言紛紛公奏疏極論自今
宜五日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同知貢舉未幾除侍講公在瑣闥甫一月
封駁之章無慮數十上貴戚宦寺一限以法最後指侍
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
堅乞去久之王邸奏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為翊
善公始就職未幾瘡復作轉甚連丐去不許病稍差又
上封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侍講引

對便坐又為太上力言父子天性陛下于重華不應有他疑太上徐勞公曰近見嘉王學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比皆卿力也公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名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傅蜀士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學官以廣王之聞見太上悉嘉納時太上久不過宮中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孝宗不豫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轉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聲切諫至號泣隨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瘡復

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即移疾闕外待命兼旬聞孝宗遺詔亟入臨瘡遂大作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上語輔臣此黄裳舊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權禮部尚書進上曰獨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略謂書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餘歳在位之日多至五六十年而其所為之事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

享國之日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為是非美惡如出兩人治亂安危亦全相反此非他故由其持心之一與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否則有始而無終陛下今日正如涉大川行萬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略舉已行之事諭之且陛下新即大位初臨萬幾虛心忘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萬事坐理此正得人君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

也臣恐數年之後陛下應酬日熟聰明日新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委任大臣意非不善然事皆決于外庭權不歸于人主日積月累恐成亂階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為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為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陛下深鑒近弊奬用臺諫每有彈劾無不聽從

善惡區分綱紀振立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無厭厭心既生不能無怒左右迎合之徒竊窺聖意因而獻說謂陛下奬用臺諫本以革弊然臺諫得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聞之能不怫然于心乎臣恐是時奬用臺諫亦不能如今日矣夫朝廷所恃以分

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亂者專在臺諫陛下茍厭其多言不復聽用則為臺諫者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此也此二事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陛下之身者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舉曰陛下篤于孝愛如是勤于學問如是溥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陛下自不能保其常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

安得不以為憂乎昔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徵猶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踈君子五謂其漸貴異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其漸忽水旱使徵生于今時其所以為陛下憂者又當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心又與常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惡固不可保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終言之自古及

今有治則有亂有安則有危有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亂知危知亡則又豈肯須臾自放于安逸之地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聖人持心之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亡之念不關于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筆之作也明日上復召公移坐與語從容良久後數日有旨充明堂禮頓使公疾寖羸不復可出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

一日壞之度吾必不可為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益憂之深也公連三歳病瘡至是以積憂故瘡雖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陛下好為之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聞公死皆撫手相弔以為國之不幸也丞相為上言至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賻卹之加厚公寛簡樂易不為拘拘平時于利害是非

若不經意至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事核其理盡人但見其發于造次若天機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為人喜思慮樂辛勤而對客輙懽然言笑終日飲酒無筭其為學恥一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與之交而究其說推賢奬善憫孤恤貧葢出天性外内僅書一十攷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連失二孫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客視公公嘻笑曰僕甚

愛田間與耕夫為伍比時稻芋翁然豆飦藜羹山中之樂真無央也倘得乞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大節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壽止四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碩人一子璉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鏜前進士何伯巽鑰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萬里而肝胆相照傾倒無不盡嘗笑謂鑰曰前後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

也尚忍言之左史劉公光祖狀公之行𡌫以請銘于鑰
因盡得誦公遺文高處殆不可及平處亦自有一種風
氣至論事之書明白洞達夫入而能知之若其剴切精
忠憂深而思遠撫卷三歎使人流涕而不自已也惟左
史之作文實事覈敬俾載于石而系之以銘銘曰
井絡之區為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有雲有
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巖劍門山險地偏勢連
關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蜿蟺萬山之中乃生斯

賢英特雄邁高視八埏輔以學力窮探本源移孝為忠立朝卓然大放厥辭亹亹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嗣聖設職惟專官雖屢進職終不遷公能盡忠左右累年引經据古指事陳前義所當為執之彌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會氣合奏以周旋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心震悼恩賁九泉炳炳八圖令寘經筵殄瘁之悲心折涕漣嗚呼余嘗評之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葢司馬公自以為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惟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為知言

朝議大夫秘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勲名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旨王正己不畏强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録尋名赴行在二人葢父子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聲高宗皇帝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修潔者為之樞密沈公與求參政陳公與義

俱以為薦既對擢提舉市舶果以清裁著名歲大疫夫婦繼歿賈胡哀之率錢二百萬為賻公時纔冠固卻之且曰吾父以亷直聞吾雖貧旅猶能負喪以歸不媿亷叔度也聞者歎服以為有是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孝宗皇帝厲精之初既有訪問之寵至淳熙元年詔求亷吏以勵末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事為稱首又復名用嗚呼人亦有言亷者士大夫之所當為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亷稱然攷之周禮天官

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能六曰廉辨說者曰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為難而況廉恥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究于用而子卒為世名卿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名上字從小從真下字言以避孝宗嫌名改焉字伯仁父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桐廬人六世祖仁鎬仕吳越為明州衙推因家于鄞之桃源曾祖説以學行為鄉

里所宗師實五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左朝散郎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遺澤奏長弟少卿尚無恙自欲任公又請與季弟必欲自取世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憣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學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舉業而與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經攷古務為有用

至令二王為桃源之望焉為洪州豐城縣主簿漕檄部綱方詣臺受要束使者卻謁叱鈐下卒迫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為時相姻之先與一富民有他憾會冢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證其無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書饘粥幾不繼泊如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舉縣令會稽郡王史公浩為

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泰州海陵縣張忠獻公浚募萬
弩手官吏畏怖奔走恐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
募既難從聚亦無用陳利害以獻旁觀為之股栗公亦
謁告以俟忠獻以書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
歎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上意嚮納
改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乾道二年詔薦監司
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對祥曦殿權司農寺主簿
知江陰軍在任得旨沿江郡籍民為兵防江守城為大

軍聲援公抗疏列上徒擾良民無益備禦者七條且言
舊嘗為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册謂得勝兵數十萬
完顔亮深入乃無一人為用敵退起焚官寺聲言欲燒
棄山水寨案牘以絶後害此最深切著明者公以此罷
而他郡亦徒擾如公言起知饒州改嚴州復改饒州以
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
書吏部員外郎權右司郎官遂為真葉公去國公亦遭
論再奉祠除嚴州改婺州内引奏事尤加襃納至漏下

數刻治發數月改判湖北路轉運判官移知湖州未半年罷而版曹以一全年逋欠奏公鐫兩秩不辯也又為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議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議可否公首貽書于胡又奏其事胡還朝盡變前說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公不為屈復辯析甚苦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無法可救漕計立見空匱諸郡取辦勢必不勝弊而又變矣臣

去替不遠計任内決可支吾豈以利害不及身遂為詭隨以欺陛下移公漕湖南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其説庭直身受其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乏民不聊生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嚴譴而法果變矣為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淮南以職事修舉直寶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禮部尚書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使者之非儀折僨者之踞肆無不聳服太上皇帝踐阼賜

金紫遷宗正少卿自以任子不當預玉牒史事力辭改太府卿丐外除秘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以末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祐觀既再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令工覃恩轉朝議大夫慶元二年三月二日屬疾卻藥不進翌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樓氏徽猷閣直學士贈少師之季女封宜人先七年卒贈恭人子男五人汲洌渙皆蚤世澤文林郎監紹興府都稅務潛登仕郎洌出繼少卿為曾孫女六人文

林郎鎮江府金壇縣丞延平陳大應武節郎閤門舍人開封朱𪛉年同郡樓錝將仕郎延平陳仲紱宣教郎新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廣漢張忠恕其壻也一幼亡令惟朱氏樓氏二女在孫男八頤之顒之額之顯之頔之頡之頳之顥之先一年顒之卒孫女五長適同郡樓滌次適毘陵張篪餘未行曾孫男四惟賢惟寅惟明惟清女三俱幼諸孫以五月丙申奉公之喪合于恭人之墓是為午嶺之原公資不凡而自力于

學多識前言往行曉暢事理立身立朝所守一定不可
回奪尤安義命置禍福于度外始則不畏上官之嚴久
益自强雖壓以大君之命亦固執而明辯之仕以此多
齟齬上下既信服亦以此踣而復振云平生惟是之行
視人所難揆以古道謂彼亦人也吾何為不可人駭其
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干名于時廣東一節有孫
偉奇甫者知名士自號七澤老漁作蔣周翰傳具載始
末公嘗刻于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賻數十言

則公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于人而當世大賢相知甚衆孝宗擢公于下僚奬待尤渥漕淮南時或言鎮江軍帥張詔不法幾中深文特命公竟其事公為辯明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部而治事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敭終不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欲再起之笑曰少欲挂衣冠老乃强吾顔以進耶風力素高晚而益嚴絶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幾半東南所至無聚斂之政省鞭扑之苛不徒以文法臨實

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舉必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即之也溫洞見肺腑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忘年忘輩行與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萬卷手抄為多號酌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文似其為人少嗜山谷詩造詣已深為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少陵蘇長公為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近詩嗟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撫養弟

妹妹得所歸二弟教之有成正功令為蘄州正民倅天
邑鑰不肖晚出以威姑之故辱在親黨省事以來蒙誨
予特異比熙朝行聞公林泉甚適夢寐欲侍巾屨歸而
相得愈歡以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
人之云亡有識共歎豈鑰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槁梧
誰共語空斷伯牙絃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曰
士為民瞻莫先于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嚴父不究用子
以是顯終始一節百行俱善皇皇孝宗知公最深視公

之心如日斯臨風裁日高譽望日偉三仕三已蹈而復
起毅焉而和介焉而通老成典刑令孰踰公人惜公歸
公自謂晚一丘一壑往而不返我銘斯阡匪哭其私繄
爾後人尚其似之

攻媿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一百

宋 樓鑰 撰

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學德澤之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珩孫廣南提舉市舶勲

繼登進士科提舉疎財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諱正已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同奏子與固未艾也嗚呼昔者鑰既銘太府之墓纔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既葬矣君之諸子以國子正袁君燮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二先生以道義定交至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感今懷昔乃摭其大概為之書而系以銘君舊名上字乃摭其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

避孝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甫曾祖說先生也贈銀青光
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娶蔡氏元
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薛出也家世之詳
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不凡幼篤于學不待彊教
已如成人以金紫遺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年由銓
選授右迪功郎撫州宜黃縣主簿尋易處州青田有訴
夫死于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賄故即
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筠號道院

而獄事亦繁精意推鞫徑岸屢空乾道二年循右從政郎四年為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帳司給事黄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寮屬僅取充位君果于立事滯訟見屬剖析無留難黄公舉以厲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為帥尤簡貴威重裁決無敢輙經外臺者理或未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異不以為忤也二公爭薦之又為延譽不朞月舉削應格七年改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縣素難治始至牒訴數百懲其非實而決其久

滯者遂寢以清省宋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守信其從父太學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曰後復爾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後為監司嘗表薦之邑岸大姓鬻鹽因為冦鈔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賞罰不伸何以厲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馬又修陳霸斗門以永灌漑之利淳熙六年賜緋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推誠佐郡守貳無

閭言郡人有為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法不勝嶄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唶曰是已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涕泣者九年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陛辭論沙毛錢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嘆再四三年

到郡帑庾枵然廪禄累月不給君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無乏及朞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澧陽樓前俯大江巨麗軒豁遂為一方偉觀嘗屬鑰記之由是人心闓懌士氣振厲比舉多決科者樂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賕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奉最還朝奏事重華宮行内深

稱上意遂知蘄州自私錢之廢淮民多窶鮮有葢藏遇霪雨至絶市無糴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艫輳湊又念歲收纔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他貨來售禾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為遏糴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
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使君通變如此自爾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礦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耆老訴云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

無益治户以虧額坐深文鬻産以償者數百家痛猶未定也君為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稱戚里挾權要書走州縣攫取無藝人病其擾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寮佐勸止不聽卂至一黥隸爾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右之俗輕于冒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為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無所聽始知悚懼而君亦寖危矣興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

怒曰臺治所在可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于言者公遭論而歸自以無慊于中處之怡然二年冬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三年正初屬疾癸未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九年卒令宜人應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無為軍巢縣尉湏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功郎太平州蕪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府會稽縣户部贍軍上臯酒庫毘

陵張符女後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與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夭一未行先是伍宜人葬于鄞縣桃源鄉排隩之原諸孤以四月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禀忠信不發一妄語妻子不見喜慍之色開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有問亦告以實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機穽險巇之人一對以誠彼自意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仕

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爾何術之可用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别人但以君為恂恂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為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食君之禄徇情撓法以取悦于人自為計則得矣其如體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不受澧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用不市一物莆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堅辭之怡于仕進

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趙魏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尤稱其真淳力薦于上晚歷麾節皆其力而君不自知也張侍講栻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愛重呼君為齊年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已至薄得禄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年然持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義事亦勉為之後既稍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無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無及以事親之禮事之嫂即錀先祖

少師之季女也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禮既亡祔于廟以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斂具良厚皆人所難者性嗜學多録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録略備令寫本及版行者各萬餘卷少喜為詩周旋太府與王信州之間佳句與之相下上暮年益造平澹有荊澧集行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也漢文帝初立名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周家用人以吉士為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

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惟君制行醇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本體盖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鄉評卒以是歸之使其得位而行可使鄙夫寬頑夫廉而風俗庶幾于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始成求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而遽已矣此錀平日敬嘆每以語人者今也四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為善者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樸野周云吉士漢言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真元規非假施于有政不言而化義所當為勇于施舍麾節倦遊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颺之用慰泉下

叔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儀字元應明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焉曾祖杲不仕祖郁以古學全德為鄉先生登第主

廬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
大夫考肖正議之李子篤學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
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該
貫句讀音訓攷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黄讎校學
者取法焉小學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春秋左
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澹于榮利少舉
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復為場屋文而學問益
高娶夫人張氏里人詢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早歲

居貧甚夫人心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為怨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孝悌和州病沈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未立所以奉甘旨畢婚嫁者維力之盡夫人承其意無不周悉他日罄先世家產四分之獨不取一金夫人亦無難色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手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為憂夫人捐金募人窖藏至今得為家寶居士中年益薄世故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刹意有所寓假榻宴坐一

缽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爲人樂易無少長與之無間豪飲劇談衮衮竟夕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稗官之說如畫一二坐客傾聽不暇倦遊還家屏處一室乾道癸巳歲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以卒夫人既率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至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觀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

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歎曰吾焉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謀盡以家所蓄分給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珹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縣丞杜友直其壻也一早亡孫四

人錔鍰鉉錦女六人長適翁烜次適豊有基餘未行曾
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
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至葢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
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絶有如和州居士
雖不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傳典刑使後生猶得沾丐
其所以維持之力為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實先祖
少師之從弟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鑰自念生晚少
見前輩毎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歴歴能記餘論又為

字鑰以大防也嘗為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序而銘之銘曰

學焉甚博行也無闕窮通有命不繫巧拙達人大觀欣戚泯絶不亡者存厥有高節孌彼賢配千載同穴孰發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曰蟠者仕吳越位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嚴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焉曾大父偕德

興令大父兌贈通直郎父師聖迪功郎尤戶部經界所
措置官德興公且老猶提五子試塲屋各明一經號六
經家孺人年十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懷祖令為通直郎
賜緋魚袋實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
之伯祖僑以名儒為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雅相器
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興之墓又締婚焉孺人資凝重
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斂袵危坐一語不妄發有所疇答
唯而已笑纔啓齒若懼有所聞閫內雍如也孺人厚貲

裴嬪大家舅又鼎貴而自處沖靚食不兼味裘葛無副
未嘗有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
而宦情甚薄兄升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不屑意
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長子藏年始髫齔文
憲愛其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辭至泣下文憲為之嘉
歎然卒先之遇下有恩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情容
妾媵有過告諭至再三不加鞭扑故有終身不忍去者
淳熙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遂

華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年休致明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松陽令𠫫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蘧先卒曰芹曰謁曰薈曰藝曰薰女四長適姑蘇翁浩次適丹丘錢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杲昭孫叔旦會孫晧孫曾孫曅孫孫女六長適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之甚哀松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為吾母所鍾愛宦學垂二

十年輙不偶無以奉一日歡隨牒遠方又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于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無窮之悲予于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于善而壽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與偕老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强仕而養不洎于千鍾嗚呼其命耶斯銘也尚以詔于無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叟先生之名其學本于伊川

欲見而不得令二十餘年乃聞其江徒君之賢于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沔從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卒君其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為已為本手抄中庸大繫置座右口誦心維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序漳守陳公杲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葢張出是為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黨籍解詔沒者官其子孫一人無後

者許拔異姓親右史與龔公夬俱無後龔氏以官予外孫壻臧珙陳公欲以右史之澤與君君辭焉迺及其友壻戚誒既欲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學益明再應鄉大夫舉不利絶不為舉子語既遭外艱廬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志于家號所居為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有銘記以便觀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善命其子震升謙蒙革肄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

絶口不以利達啓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閫有亭以限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凡不勞
而辦不事生産家業無所增益伯氏仲氏貲息日倍人
以百畝與之謝不取樂以所聞見告人願學而力不逮
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其口體養其才也常有小疾一
日出就外寢焚香默坐間一諷詠不異平時惟勵諸子
以毋忘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實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申葬于

禄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録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尚多藏于家未傳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事足以得而其學又可見于用乃翛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門有用之學工可以為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使從政觀至人與點説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之為高而以政學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聞而仕仕而未能優也聞君之風有媿焉故為之銘銘曰

仕以行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修不用于世淑諸人者抑君之細命維匪長後其熾昌銘以訂之觀者勿忘

知嵊縣季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制曰上書公車日以百計高則近迂卑則涉謟至于出入經史動含諷諫覽爾奏篇朕甚

嘉之進官一列不獨爾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
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君摭光武十事備論以進目曰美
芹文簡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頒士夫相與傳誦
聖天子尊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暴白于
天下君居八年再上萬言書敷繹前説又泛論當世之
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目愀然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
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
于天祐楊涉作編年録論説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

皆有微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雖元勛如郭子儀亦不得預讀者為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齎志而歿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觀國其先家處之龍泉七世祖起為吳越錢氏常侍始籍于溫居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公早世君方在髫齔號慕如成人祖母猶無恙與林孺人自釐家務畀君一意問學君少穎悟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子古文

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益加刻苦視生
産作業與閨房之私一不經意羣試庠校輒出其輩行
而器識凝邃不見圭角閣學林公待聘待制蕭公振里
之先達少所許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
遂登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
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闕陞左
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卲州教授丁太孺人憂授
福州寧德縣丞改通直郎知紹興府嵊縣磨勘轉奉議

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學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名張横浦高弟于恕郎曄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之咸自奮厲登巍科如張少良等數人邵陽僻遠士無師承君遇諸生如朋儕程度甚悉鄰郡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謝特起輩有聲湖湘間此君之善教養

者然也浙西漕河淺淤例調民運水以濟往來歲旱民
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為便閩
有僊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黄諌議之舊疏濬以廣灌溉
比君之善興民利者然也君之聽訟不為鉤距一以至
誠臨之公而生明無不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為盗以
希賞運帥丞相陳東公命君鞫治悉從平反公欲騰奏
又力辭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
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安得以不孝坐之申公稱其

引經之決刻民張信之子為盜所戕疑怨家黄氏為之黄無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故緩其獄得子之衣于東陽遂禽真盜又有王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証僧自誣服君獨以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于惻怛之意所至疚心受賜者衆隆興之初畿邑大歉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事屬君君列急務六條獻之隨即施行給事程公叔達以六察行縣喜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

飢民哉丞相史魏公閩丞之才常下君所陳盡發常平
裁價分糶民為之謠曰飢不憂與之庾儒林季公民之
父寒不憂令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既為縣又遭洊饑
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豫令富室致吳中之
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常平緡錢二萬于鄰邑始得按
堵而嗣歲尤甚禾未登場民已菜色秘丞朱公熹力舉
一道荒政尤詳于越君求哀諸司得米四萬斛縣有二
十七鄉凡為賑糶場賑濟場養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

入以課督之數月之後鬚髮為變朱公每貽書勞勉曰
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體國愛民之切不及此也君為
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詳請于長而後行及為
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為盡力故所至皆有可紀
而去輒見思卒之日㸃中耋穉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
車識與不識皆嗟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義命論說甚
明儒林之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
位耶竟客授湖外以去巨公知已甚衆亦有欲薦于朝

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不以介介至義所當為則奮然直前無所顧忌親故以出位抗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為簿領慨然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為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敖聞者韙之亦以是終不得為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明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次兼善舉善早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明次適陳權皆周出也君

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未始暫去鄰下有疾必躬治湯藥執喪以毀聞與弟兄光度友愛誦書作文自爲師友終身無間言無他嗜好惟以論著自娛奉養寡薄俸錢多以買書别有文集八卷藏于家爲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幾乎一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曰雙清軒曰靜寧欲爲晚歲歸休之地竟不得一日之適顧非命耶諸子將以某年某月甲子葬君于邑之某鄉某原以君之甥朱

德成之狀來求銘鑰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盡得君之書讀之相與益厚令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學而見于行事者僅如許旣已屢書于前惟所著之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未為不遇位雖不豐朝有顯譽章交公車君獨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曰宰曰輔汎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獨究觀一一論著忠邪盱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而不與事有責備德如晉公而

不恕上可以發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細繹乎義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古人之與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于勸沮嗚呼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實昭之用以載君子名于不腐者也

攻媿集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一百二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趙鳴皋

攻媿集卷一百一

宋 樓鑰 撰

誌銘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叔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真宗仁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號西京房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禄大

夫孝孫則公之曾祖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偉生晟承議郎知懐安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歳而孤未幾而所生母晨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之亂從兄提舉宗臣攜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政亦在蜀中間關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撫之如己子竟以直閣延賞命公紹興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司馬文正公之諸孫與之俱詣行在所至江州水南始遇晨氏于廛中物色良是司馬氏

姊見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别十餘年而得奉
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明州大嵩
鹽場九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孫目濡耳染為世
吏師公年尚少筮仕莞庫臨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裒
花帶錢五十萬公悉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
遂為明之鄞人矣十七年為洪州新建縣丞二十年闕
陞右從政郎就差處州遂昌縣令饑寇作于傍郡或告
豪民将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斃之杖下

而後聞于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丞遇主上登極恩
循右文林郎隆興元年改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
未赴給事吴公芾為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為奏
改命公既至剸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
寛之先是以奉永祐攢宫免三鄉支移折變公請依永
安祖宗陵寢儀制舉邑皆免仍豁除折帛止輸本色吴
公具以聞亦浹日而得上旨父老歡呼拜詔至今紀之
丁艱氏憂服除權通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

江西大旱安撫龔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事屬公賑濟盡力全活者衆倅廳有贏資頗豐致之公帑帥以助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義不受一錢龔公益嘉歎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列薦于朝差知台州陛辭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民為務公祗上命罙自奮厲聽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郡有静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牘至前隨即決遣庭無留事暇則默而觀書治家尤

嚴外人無識子弟面者内外斬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為出無一毫妄費帑庚為之充衍增田于學以養士者幾百畝上下贍足凡事整辦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閲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立庭下厲威以臨之號令簡明凛有風采舉衆聳聽無敢譁者伍符尺籍一閲而識其人間有㡯隱隨即擿發人以為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發亦輒得治獄雖以寛縱為戒而重囚茍有罣誤之跡必求有

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實使之公深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爲母子如初諄複訓諭使之改事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枵然八閱月而罷所蓄已四萬緡蓋公之儉勤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于家者移于官眞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

賦而用以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勸止之不可拜命纔數月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亡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奧之原男四人長文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錡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

文鎮實遜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得于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舊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頗裕皆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餘以濟人遇歲寒散廩以食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挂衣冠可謂賢矣然惜其不究于用也先君工部久與公周旋鑰贅倅丹丘以父執事公公相

與殆忘輩行治郡之績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來憂居公時時相勞苦庖餼有珍解必畀以奉甘旨方為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為忤獨于鑰拳拳如許使人不能忘二子求銘公之墓義不得辭銘曰

矯矯李公文定之孫奮身孤藐思大其門事無劇易遇之輒辨低徊宦塗惜用之晚丹丘之政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其天公乎不亡視此銘

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橫遭上官摧折心實念之事既白會余從兄編修作州摩撫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乃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書來求銘言甚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愴然其不能自已也子忱諱蘩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大父擬紹興初為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

士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禄大夫謚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廸功郎監興國軍在城酒税未赴闕以綱賞循右修職郎改監行在户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金穀出入以千萬計倖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無敢犯者樞密林公安宅時以户遷

領糴事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偽白林公公治庖人甚峻獎君于稠人中時人兩賢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苗米五百餘斛名存而實亡公私交病窘以書抵君君為閱簿書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召還尚書汪公為代問寮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怨臨事不苟尚書與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善君督捕茶寇引以自隨無一日不同艱難功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

寧宰謝君磐忤後帥意有妄訴者降攝旁縣酒官因繫
滿獄君深知其誣會以漕檄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冤
歸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訟者
究詰之皆無實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門火延燔數
十家兵官五人捄焚甚力徹旦方止帥欲委罪兵官劾
章已具君歷道其焦灼勤勞之狀始寢其奏五人者相
率繫謝君無德色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
始視事民以丞暴弱羣訴于漕臺跡狀昭晰丞竟罷去

郡將託之不可遷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以告守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聞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蒋陽竟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可為逋負不貲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頽綱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無所得食斂手待盡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糶間有無貲者以私帑償之夏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蓋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次舉行無不

極其至已而甘澤霶霈謠誦相聞疫癘繼作飭醫藥謹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縣庠弦誦不輟有刲股以奉母者奬勵有加邑人勸焉初癸卯歲旱民負官租七千餘斛至是猶未及半君曲為之圖糴及三之二從漕司和糴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箕斂之煩林公枅嘉其意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惓惓三請謂不及今為之他日必至重擾追從其言而君不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禱雨得疾猶勉親細務寖不自堪顧孺

人曰我父年五十三水浮膺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矣遂以八月十七日卒于縣治之正寢神色不亂三日而斂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發之女男五人抦孫棣孫栝孫桂孫椿孫女二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孫將以某年某月日葬于某鄉某里君天資孝友推誠待物高誼過人自痛禄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自勝幼妹未行舉部綱所贏又益以曾孺人

槖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兄芑為邵陽從事進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來都下顧納禄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許于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閲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君家别三日而償于道衘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豐又挈其孥于邵併育伯兄之子甘苦同之勉以學問弟蓀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無倦隆興寓客胡峽州括挂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禮至以逋租没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責還半俸以

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與君定交嘗以公事忤貳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辯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為求直于有司而君已病矣縣主簿之妻以免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遇人有急難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無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下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為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迹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失所依至巷

哭以過車君在官名為二年涖事之日纔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潔廉自將祿粟圭租有升斗之嬴必㦗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胷中無留事一有不平空臆肆言不肯詭隨以徇人雖以此故所在整辦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顧卹久而人亦亮之惜乎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為者止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名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否終則傾齎志

以歿聞者歎驚急詛首公尚有令名勒銘山阿以詒昆

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宦以作邑為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為越壯縣戶口
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明蔣君德言以
便親為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少平時簡易和同或慮
其不能辦吏民亦望而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㚄髮
不及悔吝必至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宗一世吏師威

望赫然君一見白事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遇事風生曾未決日聲稱流聞滯訟見則冰釋兩造至前或片言折之無不厭服得君書判者傳播道路皆以為神明催科傜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箠而官賦夙辦受役者俛首以聽令丘公及部使者大稱之以為今日之最則又以其餘力修學校葺傳舍講序拜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者人人自以為親已殆無一人議其後纔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可為矣

闔境相弔如喪所親日相與聚哭于門喪舟之行耋稚
長號江滸雖古之循良久于其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
是是豈可以力致哉盖君家以詩書相傳父子自為知
己者累世君少俊邁近歲尤刻意向學刻心好問進進
未已故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顧其人不
易得爾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嘆為謳
吟于旬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遽奪之其不仁哉
丹陽金壇蔣氏自東漢有封義興函亭侯者代為聞族

君之曾祖猷事徽皇為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龍溪汪公誌其墓曰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避寇難卒于海山葬隱學山子孫遂為鄞人祖諆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為將仕郎五年試銓闈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年之官八年以强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

貴溪縣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任
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縣治六月癸酉葬于定
海縣太丘鄉富都奥之原與父祖之藏相望也君之在
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公知己甚衆盡力所職殺
傷者驗視必親人以不冤盜賊不敢發發亦輒得改秩
之後憂患相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
三人俱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内外姻
族了無間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者七年性

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酒不問家有無以是益匱得禄曾未信眉而已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嗇又素多病見于用者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名譽于是數月之頃予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無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頌之于前幾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能自勝至于成疾與伯氏季氏友愛尤篤傍及羣從切磋學問觴詠相從

甚適也去秋君以視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
選中又相繼之官搢紳以為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
往來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堪晝夜之哭行道所不忍
聞而況于親黨乎始余仲兄嚴州止一女為欲得快女
壻戊子歲就試漕臺歸而喜曰吾得壻矣有蔣氏子從
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讀之駸駸逼人父母少之
未欲其覓舉上書請行氣宇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壻俱
名薦書即德言也德言于余最厚既嘗為之狀奉直之

行今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既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以兄子爲後曰興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折因君昆仲請銘于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謞流聲兮與江俱東手摩兮瘡痍居無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奈何風搖搖兮水揚波英爽兮如在託體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别字聖予舊諱冬卿字成甫世為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逿贈少傅父諱綰左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禄大夫文學清裁有重名兩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雲所出也年十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光禄由祭酒遷吏部侍郎吏今名奏承務郎監潭州南

嶽廟充福建路安撫使準備差遣未赴丁繒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禄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榷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東帥諱璹之次子諱鏜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夭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樓椅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

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松林鄉桃花西奥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為當世儒宗教子甚篤會伯仲俱殁于壯歲叔氏寢長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撫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學然亦不强汝之苦學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筆成文衆皆驚嘆自爾手卷不釋博貫經史雅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賢詩文稗官雜說動輒成誦鼓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

射舞劒擊刺圍碁投壺無不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説道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聞則心通類解記輒不忘發為文詞筆不停綴飲酒餘斗不亂席間賦詩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出驚人後或十數年問其故作歴舉不遺一字商搉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歎間出雅謔應口如響又莫不絶倒也加以臨事能斷有志于當世之務張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欲擢置朝行而未果除左

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為君道長養成就當為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浹日而逝可痛也已帥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帥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降神勁弓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實董之且持檄徧閱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為用西帑最為浩穰君處之裕如又以其餘閒温習故業登名薦書間有綱運稽程調度偶闕

上下摶手無策君臨時制變動中事機一日郊賚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駔無不厭服出錢纔數千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版曹賴以無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盖朱出墨入二年無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僚皆藉君以濟文思雜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攷君始創簿物以號别之至今遵用北使之來凡錫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視至勤御覽君以為此特分賜行人

不應過禮以傷事體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歲久積腐君請于部編佑而鬻之得錢數萬萬以給工費侍郎李公昌圖賞歎不已力引于朝又以邊郡薦之榷筦歲額八十萬緡類多虧數君始就職皆曰君來則歲事無慮矣既視事密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會所當先吏輩匿之以為奇貨未始輕出間因白事君引類擿發旁通無餘愕貽相顧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汲趣辦歲未終而額已溢

矣乙巳南郊攝符寶郎先郊三日命宿八寶于奉常君謂寶國重鎮也今先兩夕置于外非便日者祀明堂設寶于殿左宜即其所俟駕興以從會宰執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謂君知體焉勾稽外府方嚮于用左右揆知君素深自為莞庫時皆略去東閤苛禮見不以時君亦自喜有朝蹟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胸中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往往期以國士與人無高下賢愚又悉與之歡

有以急難告輒傾身赴之匍匐救喪尤為周盡見有陷
于罪者苟可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聲名
已籍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歿之日朝列皆
為之痛惜親黨鄉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弔蓋其得
人心者如此括蒼達官最盛皆與君至厚亦欲引而致
之華途未能也光禄晚益清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
時誦書以娛悅之父子兄弟自為知己談經論文侃侃
如也執喪哀毁過禮叔兄已先喪一力任門戶之責襄

奉勞苦人所難能自郡至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險絶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然道中灘水激舟幾至傾覆君號呼入水負舟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禄與鑰伯父俱將漕湖南始議締婚伯父由淮甸丐閑以歸光禄入蜀道還使江東君乃就成于四明光禄自永嘉奉祠寓于鄞置田欲為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氏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忘鄉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鑰尤厚相從之日又久兩仕于

朝復更為鄰無一日不奉周旋頃鑰遭外艱銜哀星奔
委家不暇顧經紀其後君之力為多思欲一致泣謝未
果而以訃聞矣間過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大受乞
銘銘曰
括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夫之世推儒先君濟其美有
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都十年始有朝蹟夷途
發軔何壽之嗇千載之英閟此一丘尚爾後人有發其
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明叔將葬其子萬里萬石萬容踵門再拜求銘于余余為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從李先生若訥學明叔亦與其兄德光受業于門既冠矣余兄弟皆以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入太學猶時時相過友誼日篤隆興改元試南宮明叔與鄉人張伯玉璧王彥方敦義同邸余與從舅汪公刪定求分口以處而舅甥偶在選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遊德光與伯兄俱蚤世伯

王亦不禄彦方止于一尉淳熈十年春仲兄與余䕶先君之喪歸自嚴陵明叔來弔甚哀未幾聞明叔之訃為之失聲又兩月而仲兄不幸甲辰之冬删定亦亡矣憂苦之餘親朋凋喪俛仰感觸尚忍言哉明叔之亡也余方在苫甴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徳字日新明叔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璿以君故該慶典封迪功郎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

相勵勉洛誦聲徹夜旦不休賦篇素工兼長于書多記經史子傳之文喜為人講説纚纚可聽以其餘力為詩詞發語清麗倡酬無虚時君性端重簡出自奉隨力不為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闗務適其平門户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學延名儒訓督之皆嶷嶷自立君尤篤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無德色閭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彌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閲人甚衆交情

終始無纎芥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曾不以毫末干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戒其子毋為禬禳事遺言琅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纔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孫卜地于嵩溪王輿祖塋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襄事銘曰

吁嗟明叔而止于斯少也篤學幾忘寒飢足用皸瘃目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時命之不淑十上空歸孝友

衆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尚其似之我作銘詩維後之詒

攻媿集卷一百一